

数里的羊卓雍措

■ 王文华

在藏语里，“措”便是湖的意思。羊卓雍措这个名字一听，便觉有一种温润的凉意，仿佛能看见那一片碧玉般的水，静静卧在雪山之间。

车子驶出拉萨，沿着拉萨河走了一段，便转向南去。此时还是藏区的枯水期，江面还窄，水流却急，翻着细碎的白浪，像是春天急着要赶路。两岸的山是赭褐色的，虽无多少绿，却自有一种沉默的力量。同行的老邓指着远处山腰上一条隐约可见的车线说：“从前去羊湖要走岗巴拉山，九十九道弯的土路，人坐在车里抖得像筛米一样，车子还随时有爆胎的风险。现在路修好了，就好走多了。”

车过曲水大桥，开始爬山。海拔渐渐高了，呼吸便有些紧，太阳穴隐隐地开始突突地跳。靠在座椅上，我们一边贪婪地看着窗外的风景，一边轻声交

谈。同事们讲着藏区工作的困难与趣事，聊着与内地差异较大的民风民俗。翻过岗巴拉山口的那一刻，车上的人都轻轻地“啊”了一声——羊卓雍措就在那里了。

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摹的蓝。像是将一整块碧玉融化了，又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，将世间所有的蓝都倾倒在这里。湖面静得像一块巨大的镜子，把远处的宁金抗沙雪峰、近处的赭色山峦，还有天上的云，都收在自己怀里。

羊湖边有三三两两的藏族同胞，牵着盛装的牦牛，供游人骑乘拍照。有个叫卓嘎的姑娘，二十出头，穿着一件鲜艳的藏袍，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一边招呼我们，一边帮游客整理鞍具。老邓走上前，用藏语和她交谈起来。我们能听懂的几个数字。老邓说，是在问她家里几口人，去年旅游收入多少，今年准备再添几头牦牛。

“这些数据都要记好，”他解释道，

“乡村旅游是牧民增收的大头，我们得摸清底数。”

卓嘎的父亲是一位面色黝黑的老人。我们不清楚他的具体年龄，但他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像高原上的沟壑。“我们家有藏族、汉族、回族，”老人掰着手指头讲给我们听，“我儿媳是四川的汉族，女婿是青海的回族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包饺子、做馓子、煮手抓羊肉，什么都有。”

老人笑着说，以前这里偏僻，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外地人。现在道路通畅，来旅游的人多了，镇子里也住进了不少生意人。大家住在一起，相处久了，就是一家人。老邓拿出那本账册，一笔一笔地记。

从卓嘎家出来，已是午后。阳光斜斜地照在湖面上，泛起一片碎金。老邓站在湖边，对着远处的雪山发呆。他忽然开口：“做统计工作快20年，走遍了西藏的74个县。有些地方比这里还偏

远，偶尔为核实一个数据，要在牧区跑半个月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看这羊湖，这么大、这么美，可你要画它的地图，就得一尺一尺地量，一笔一笔地画。少一个弯，差一个点，就不再是原本的羊湖。统计也是一样的——一个数据出错，整个画像就歪了。”

天色向晚，我们开始下山。车子在盘山道上缓缓行驶，羊卓雍措在身后渐渐远去，最后变成一条细细的蓝线，隐没在群山之间。老邓翻开那本台账，借着最后一抹夕阳的光，把今天的数据一一记下。夜幕降临时，布达拉宫的灯亮着，像一颗明珠嵌在夜色里。老邓和我们一道告别，说还要去整理今天的数据。

羊卓雍措的水，静默如初，却映照出千山万水，映照出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心事和梦想。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)



风栖处

李奕哲 摄

蚝香漫卷的钦州日常

■ 陈静静

我在广西钦州读书、工作，转眼近二十载。这座被北部湾温柔环抱的滨海小城，海风里总裹着咸湿的海味。潮起潮落间，大海不仅送来鱼虾满舱，更将最鲜美的馈赠——钦州大蚝，融进寻常三餐，也悄悄浸润了我的烟火日常。

钦州人骨子里的那口鲜，尽数藏在一枚枚厚重蚝壳之中。天刚破晓，城东市场的蚝摊便已人声鼎沸。戴斗笠的渔家阿叔阿婆，指尖翻飞，撬开带着晨露的蚝壳，乳白肥嫩的蚝肉裹着清冽汁水，在竹篮里堆成小丘。这带着大海体温的鲜活，顺着街巷漫进清晨便亮起暖灯的食铺，开启钦州一天的烟火序章。

钦州大蚝，从不是稀罕珍馐，而是刻进钦州人血脉的日常滋味，亦是我多年来最踏实的慰藉。开蚝仔粥铺的阿叔，凌晨三点便守着砂锅慢熬。泡得软糯的糯米在灶火中慢慢开花，熬成绵密醇厚的粥底，刚送来的鲜蚝洗净，伴姜丝滑入锅，滚上两圈，撒一把葱花，鲜气便顺着锅盖缝隙四溢，暖了晨雾，也暖了人心。

若想尝更热闹的滋味，一盘金黄的炸蚝饼最是妥帖。饱满蚝肉裹上香芋丝与面粉，入热油炸至酥脆，咬开瞬间，外酥里嫩，鲜汁在舌尖迸发，是最接地气的市井香甜。

暮色降临，街边的大排档便成了大蚝的主场。炭火上，蒜蓉蚝蚝滋滋作响，金黄蒜蓉裹着肥嫩蚝肉，焦香与鲜香交织，勾人食欲；清水煮蚝最显本真，肥蚝在沸水中轻烫数秒，蘸少许酱油芥末，一口咬下，北部湾的鲜鲜在舌尖缓缓绽放。“老板，再来一打烤蚝！”“加一锅生蚝煲！”吆喝声、碰杯声与蚝香相融，汇成钦州夜晚最动人的旋律。约上三五好友，围坐一桌，品蚝粥、食烤蚝，闲话家常，那份松弛与惬意，便是小城独有的生活诗意。

作为“中国大蚝之乡”，钦州湾咸淡水交汇的独特水域，孕育出肉质肥美、鲜甜多汁的大蚝。生蚝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，更串起育苗、养殖、加工、文旅的全产业链，点亮从业者的增收路，也让“钦州大蚝”成为响当当的地理标志名片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于我而言，钦州的烟火气，是蚝仔粥的绵密鲜甜，是烤蚝的焦香四溢，是海风里挥之不去的蚝香。无论未来行至何方，想起这口鲜，便想起北部湾的潮声，想起这座滨海小城给予的温暖与归属感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钦州调查队)



花

董心宇 作

巍巍祁连

雷淑霞 摄



数字里的幸福样本

■ 杨经纬

干统计调查这行，路走得多了，心就细了。这些年，我走过很多路——有柏油大路，也有小巷深处；有牧区的砂石路，也有社区的林荫道。每一条路都通向不同的门，每一扇门后面，都住着不同的人。敲开门，坐下，聊一会儿，记几个数，再道一声谢，继续往前走。

干得久了，我发现，让我感动的往往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数字背后的人和事。

最先认识的，是天山区固原巷社区的阿布来提·吐尔逊大叔。他70岁了，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秋天的菊花瓣。他住的社区聚居着14个民族、1300多户人家。问起邻里和睦的秘诀，阿布来提大叔嘿嘿一笑：“都是‘百家宴’的功劳。”百家宴办了12年，各家带一个菜，你家端抓饭，我家拿饺子——吃着吃

着，心就近了，笑着笑着，就成了一家人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就是身边有这么多民族的兄弟姐妹。”他的手很粗糙，也很暖和。

从固原巷出来，我走进了水磨沟区昌盛祥社区的一处农家小院。72岁的房东艾力·克依木，自建房里住了76户租客。有一件事他做了15年——为困难租客减免房租。

从陕西来的张开学，带着患病的孩子，最难时兜里只剩车票钱。艾力大叔只说了一句：“住下吧，房租不着急。”有人问他图什么？他愣了半天，憨憨地回了一句：“住在一个院里，就是一家人。自家人都自家，还要图什么？”艾力大叔的小院，是这座城市“弱有所扶”的民间缩影。一座小院，15年，76户人家，一个屋檐下的守望相助。

再往远走，到了米东区的碱梁村。

哈德勒别克大爷指着远处的博格达峰，满脸笑意：“你看！现在一年300多天都是好天气。推开窗就能看见雪山——牛羊住得好，我们心情更好！”过去可不是这样。风沙大、草料缺，牲畜爱生病，日子过得压抑。如今柏油路修到了牧场门口，标准化棚圈干干净净。大爷说这些话时，脸上的笑都收不住。大爷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这片蓝天，不是哪一个人的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守护的。”

走了这么多地方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这座城市底下铺着一张看不见的网。

70岁的李丽敏阿姨，在固原巷住了40多年。她掰着手指头说：“医保卡随身带，看病不用愁；社区食堂一日三餐，暖胃又暖心；百家宴常办常新，街坊邻居越走越亲。这日子，稳当！”2025年，乌鲁木齐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658亿元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，但

它最终落脚的地方，是李阿姨看病的底气，是年轻人留在这座城市的信心，是每个普通人对明天的期待。一张大网，兜住的是一城人的心。

有时候会想，我做统计这些年，到底在记录什么？是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吗？是，但又不是。

我想，我记录的，是阿布来提大叔说起百家宴时眼里的光，是艾力大叔说“一家人”时语气里的理所当然，是哈德勒别克大爷指着青山时满脸的自豪，是李阿姨说“稳当”时用力地点头。我愿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，用数据记录它的变迁，用心记住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。在首府这条路上，我和各族儿女一道，慢慢地走，稳稳地走，把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美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乌鲁木齐调查队)

槐香岁月长

■ 闫蕾

五月，槐树如约捧出满枝素白。一串串槐花垂挂枝头，清而不淡，把寻常日子熏得温润绵长。槐花长在烟火里，落在人心里，藏在孩子的掌心、女子的鬓边、婆婆的篮中，把平凡岁月酿成一捧清甜的乡愁。

槐花最先落在孩子的手里，那是儿时最轻盈的喜悦。村头巷尾、河堤路旁，老槐树撑开浓绿的伞，一串串槐花像缀满枝头的银铃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落得满地碎香。孩子们仰着小脸，望着满树繁花雀跃不已，踮起脚尖去够低处的花穗，够不着便抱着树干摇晃，白花花的槐花簌簌落下，像一场温柔的花雨。忙不迭地接住，掌心盛着细碎的花瓣，带着清甜。他们把槐

花串成小小的花环，套在手腕上，挂在脖颈间，或投进同学的衣领里。没有刻意的玩法，没有精致的道具，一把槐花，便是放学之后的欢乐来源。稚嫩的手温热，攥着的不仅是槐花，更是无拘无束的时光和乡间暮春最纯粹的快乐。槐花在孩子手中，是天真的信物，把岁月染得澄澈明亮。

风过巷口，日落时分，女子结伴走过槐树下，枝头的槐花轻轻拂过发梢，不经意间，便有几串落在鬓边。不施粉黛，却自有清雅风韵。她们站在树底下拉家常，说刚上小学的儿子最近考了双百，说家里的老人最近胃口好了些，说菜市场的青菜今天又便宜了两毛钱。风一吹，发梢的槐花轻轻晃，甜香混在她们的笑声里，连日子都显得软和起来。下午去接孩子的时候，她们头上的

槐花还没掉。校门口等孩子的家长凑在一块儿，一眼就能看见谁是从老巷来的——发梢别着槐花的，走过来都带着甜香。孩子从校门口跑出来，第一眼就看见母亲头上的花，扑过来拽着花枝晃：“妈妈你头上有槐花！”她们牵着孩子的手往家走，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发梢的槐花跟着脚步轻轻晃，孩子的小手里也沾了几许从母亲头上落下来的花香。她们头上别着的不是花，是五月给自己的小礼物，是平凡日子里藏着的、不用花钱的浪漫。槐花在女子头上，是琐碎繁杂里的浪漫，带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期盼。

当槐花落入婆婆的篮子里，便成了人间最踏实的烟火温情。老人们最懂时节的馈赠，每逢槐花开得盛时，婆婆们便挎着竹编的篮子，慢悠悠走到槐树

下，细心采摘那些饱满鲜嫩的槐花。指尖抚过粗糙的树皮，摘下一串串洁白的槐花，动作轻柔而娴熟，篮底很快便聚起蓬松的一堆，清香四溢。篮子里的槐花，是岁月沉淀的智慧，是对家人的牵挂。婆婆们把槐花细细整理，洗净晾干，或是做成清甜的槐花饭、软糯的槐花糕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把自然的馈赠变成餐桌上的美味。竹篮轻轻晃动，花香与烟火气交织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亲情的温度。槐花在婆婆的篮中，是时光的沉淀，是烟火的慰藉，是代代相传的温情。

寻常草木，最见深情。风拂槐枝，香飘千里，那缕清甜的香气，穿过街巷，越过乡野，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，成为刻在心底的乡愁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赣榆调查队)